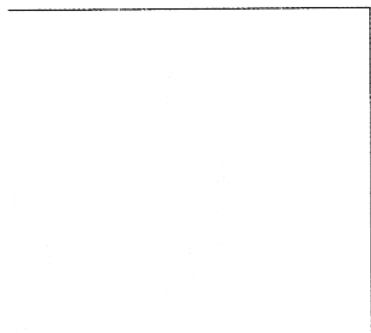


第四部



第三十一章

1866年1月里一个寒冷的下午，斯佳丽在办公室里给佩蒂姑妈写信。她已经不下十次地写信，不厌其烦地解释她和玫兰妮·阿希礼不能回亚特兰大的原因。她手上写着，心里却开始不耐烦起来了，因为她知道佩蒂姑妈只会看完开头几行，便会急急地又写信来说：“我独自一人住在这儿很害怕呀！”

她的双手冻得发冷，只得停笔使劲儿地搓着。她用旧棉絮包住脚，可依旧冻得发僵。她的鞋后跟早已磨穿了，只好拿几个破地毯垫补着。那几片破地毯虽然让她不至于光着脚踩到地板上，却一点儿也不保暖。那天早晨，威尔牵着马去琼斯博罗钉马蹄铁。斯佳丽满心不快地想，马尚有鞋子穿，人却得如院子里的狗一般赤着脚，真不知是什么世道！

她正要提笔续信，听得威尔从后门进来，又搁下了。她听着威尔那木腿儿梆梆地穿过大厅，在办公室外停了下来。她等着他进来，等了会儿却没动静，便叫了他一声。他这才进来，两只耳朵冻得通红，一头微红的头发乱蓬蓬的。他站在那儿，低头望她，唇边隐着一抹幽默的微笑。

“斯佳丽小姐，”他问道，“你手头有多少现钱？”

“你莫不是看上我的钱才要和我结婚吗？威尔？”她挑眉质问，有点恼怒。

“不，小姐，我只是想了解一下。”

她带着询问的神气瞪着他。威尔一脸的不正经，而他也从没正经过。但是她看得出来一定是出了什么岔子了。

“我还有十块金大洋，”她说，“这是那北佬所剩的最后一笔钱了。”

“哦，小姐，那点钱不够的。”

“不够什么？”

“不够纳税。”他边答边一瘸一拐地走到火炉边，弯下身烘着他那冻红了的双手。

“纳税？”她重复道，“真见鬼了，威尔，我们早已纳过税了呀！”

“是的，小姐，但他们说你纳得不够，这是我今天去琼斯博罗时听说的。”

“但是，威尔，我不懂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斯佳丽小姐，有些事我能不说，尽量不说，我知道你的烦心事多！但今天这事我非得告诉你不可！他们说该补交的税，数目还差得远！他们把塔拉的税额定得特别高，比这县里的任何地方都要高得多。”



相关链接 ●

199. 她痛苦地紧

握着拳头,指尖掐进掌肉。拳头里握着一张佐治亚主权州的声明书,声明美国联邦政府治下的南卡罗来纳州军事区准许瑞特·金尼卡特·巴特勒以被他妻子斯佳丽·奥哈拉·巴特勒遗弃的理由离婚,这项判决已列入永久档案。

“但我们已经缴了一次,他们总不能让我们再缴一次吧!”

“斯佳丽小姐,你现在是不常去琼斯博罗的,不去也好。那地方现在已不是女人该去的地方了。但要是你多去几趟的话,你便会知道那群叛党、共和党 and 提包党^①的乌合之众在那儿有多张狂,他们简直要把你气得跳起来。而那些刚被解放的黑人,昂首阔步地,简直要将我们白人挤兑得无立足之地了。而且……

“但那与我们纳税又有何相干呢?”

“我正要说明,斯佳丽小姐,不知怎的,那群无赖竟然把塔拉的税额定得奇高,好像这里一年可收上一千包棉花似的。我一得到这消息,就悄悄去酒吧,想从人家闲扯中探得一些真相。据我所知,似乎有人看中了塔拉庄园,所以把税款提高,一旦你付不起税款,便由公家收了去拍卖,还可贱价买下。而众所周知,你一定付不起这笔款子的。至于是谁看上这个地方,我还无法确知。不过我想和凯瑟琳小姐结婚的那个胆小的希尔顿准知道,因为我同他提起此事时,他不怀好意地冲我发笑。”

威尔说完便往沙发上去,揉搓着他的残腿。底下的木腿没镶好,天一冷便疼得难受。斯佳丽怔住了,她瞪着威尔,他说的可是有关塔拉生死命运的事,却是那一副随随便便的样子。公家要拿去拍卖?那他们大家要到哪儿去?而塔拉要属于别人?不,不行,这太不可思议了。

近来她只是一心一意地从事塔拉的生产,对外界的事她一点儿也不注意。既然有威尔和阿希礼照管琼斯博罗和费特维尔的一切事务,她很少离开庄园。有时,晚饭后,威尔和阿希礼谈论重建时期的形势,她也不愿听,一如以前不去听她父亲论及战争一样。

不过,她还是听人说起过那批叛党,就是那帮投靠共和党谋私利的南方穷白人;还有那提包党,便是那些战后像蝗虫般涌入南方的北佬,他们全部家当都只装在一个提包里。就是那个所谓的黑人事务局,她也曾有过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她也曾风闻那些被解放了的黑人变得如何的傲慢无礼,但她至今还不大相信,因为这辈子她还没有亲眼见过这种目空一切的黑人呢。

可有好多事威尔和阿希礼串通好了瞒她。战争的阴霾刚刚散去,却迎来形势更为恶劣的重建时期。但他俩在家谈及时势时,对那些骇人听闻的情节总是避而不谈。而且即使斯佳丽碰巧听见了,多半只是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的。

她曾听阿希礼说过南方是被他们当成征服地的,且这些征服者的统治政策旨在对南方人施行报复。但斯佳丽对此毫不在乎,政治永远是男人们的事。她还听威尔说北方人是不会让南方人有治头的日子的。斯佳丽想,这些男人也真爱瞎操心。就她而言,北佬从没打过她一下,这回也不会这么干的。她现在只想拼死拼活地工作,而那北佬政府,就让它见鬼去吧!无

① 指美国南北战争后重建时期同北方政府合作的南方白人。

② 指美国南北战争后重建时期只带一只提包去南方投机的谋利的北方政客

论如何,战争总算结束了。

斯佳丽并不知道所有游戏规则都变了,勤快地劳作已得不到应有的报酬了。现在佐治亚州实际上完全受威灵顿支配了。北佬的驻军到处都是,且黑人事务局掌握大权,他们制订适合自身利益的法律。

这个黑人事务局是由邦联政府建立的,专门管理那些刚被解放的、兴高采烈、蠢头蠢脑的黑奴。它把各庄园成千上万的黑奴赶到乡村里和城市里去,供养着这批游手好闲的黑奴,毒害他们的思想,教唆他们向从前的主人报复。杰拉尔德家的老监工乔纳斯·威尔克逊掌管本地分局,凯瑟琳·卡尔索特的丈夫希尔斯顿是他的助手。这两个家伙四处散布谣言,说南方人和民主党正伺机再把黑人收回去当奴隶,又说黑人若想逃脱这场劫难,就必须寻求黑人事务局和共和党的人庇护。

威尔克逊和希尔斯顿还对黑人说,黑人和白人没什么两样的,不久黑人可以和白人通婚,而且他们主人的土地很快就要拿出来分,每个黑人可以分到四十亩地和一头骡子。他们还挑拨黑人,说白人是如何虐待他们。因此,原来奴隶主关系一向融洽的地区,也滋生出了仇恨与猜忌的情绪了。

这个黑人事务局有北军撑腰,而且军方还颁布了一系列内容自相矛盾的法令,管制人们的行动。他们动辄拘捕居民,有时只因冷淡了该局的官员。学校、卫生局都已施行了军法统治,甚至人们衣服上的钮扣,商品的销售和其他一切事务,无一不受军法支配。因此无论斯佳丽进行何种买卖,威尔克逊和希尔斯顿都有权加以干涉,并随意标定价格。

幸亏斯佳丽很少和这两个人接触,因为威尔劝她致力经营庄园,而外面的一切事务他可以照管。威尔以他一贯不急不缓的作风解决了许多麻烦事,所以他也不对斯佳丽谈及这些纷繁复杂的情况。虽然威尔可以对付那些提包党人和北佬——如果他必须这么做的话,但这次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他就难以应付了。巨额的税款以及塔拉生死攸关的前景,他不能让斯佳丽知道,而且必须马上知道。

她瞪着他,双眼充满怒火。

“哦,这些该死的北佬,”她叫道,“他们榨干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叫化子,难道他们还不足,还要放那些流氓出来和我们捣乱吗?”

战争结束了,南北停战协议也签订了,而那些北佬却依旧能掠夺她,饿死她,把她逐出家园。而她却天真地以为,熬过这几个令人消沉的月份,撑到春天,境况就会好起来。威尔带来的这个令人绝望的消息,在整整一年累死累活和苦苦盼望之后降临,这无疑是将她彻底压垮的最后一击。

“哦,威尔,我以为战争结束了,我们就没有麻烦了!”

“不,小姐,”威尔扬起那张乡里乡气的瘦削的脸,定定地望着她,“我们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他们到底还要我们缴多少税?”



相关链接

200. “南卡罗来纳州是不准离婚的，”斯佳丽说。“有两个律师都这么告诉我。”她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句话。直到口干舌燥，喉咙发不出声音为止。然后她无声地念着那几个字，心里一次又一次不停地念着。

“三百块。”

她惊呆了，三百块！对她而言，这无异于三百万呀！

“那……那……我们无论如何也得筹齐这三百块了！”她语无伦次了。

“是的，小姐，有如要一道彩虹或一颗月亮，或是两个都要，太难了！”

“但，威尔，他们不能卖掉塔拉的！为什么——”

他那温和、暗淡的眼中流露出一种憎恨、凄楚的神情，斯佳丽始料未及。

“哦，他们不能？不，他们能，而且他们很乐意卖掉塔拉的！”斯佳丽小姐，请原谅我说句粗话，我们这个村真他妈的像地狱一般。那帮提包党和叛党都有投票权，而我们大部分民主党人却没有。我们这个州的民主党人，凡在1865年征收册上税额超过两千元的都不能投票选举。那么像你爸爸，塔尔顿先生和麦克雷一家以及万丹兄弟都没有投票权了。还有在这次战争中任过盟军上校的军官都不能选举，而且，斯佳丽小姐，我敢说，本州里的这种军官要比南部邦联任何别的州都多。再者，凡在南部邦联政府里任过职的，小至公证员大至法官全被剥夺了投票权，现在林区里全躲着那样的人。事实上，北方人玩那种大教寓言的花样，便是让每个在战前稍有身份的人无权选举——有头脑的不能，有名誉的不能，有财产的也不能。”

“哼，我倒是能选举，只要我肯宣誓。1865年我一个子儿也没有，自然也没当过上校，更不是个体面的人。可我就是不去宣誓，再让人瞧不起，也不去！如果那班北佬行得正，我可能早就宣誓效忠他们了，但现在可不成！他们可以把我个人收进邦联，可收不去我的心。我宁可一辈子没有选举权，也不愿向他们宣誓效忠——而像希尔顿那班混蛋，像乔纳斯·威尔克逊那群无赖，还有斯莱特里家那样下流的白人以及麦金托什家那样一文不名的人却都有选举权。而且他们现在大权在握，要是让你再缴上几十倍的税款，你也奈何他们不得。就像一个黑鬼杀了白人也不会被绞死或——”他有些难以启齿，停了一下，他们同时想起在洛夫乔伊附近一个荒僻的农场里一个单身白种女人所遭遇的事……“那些黑鬼能干出任何不利我们的事来，而黑人事务局和那些士兵又有枪来替他们撑腰，我们无权选举，更是毫无办法。”

“选丝！”她嚷道，“选举！这事儿到底和选举有何相干，威尔？我们谈的可是税款的事呀……威尔，大家都知道塔拉是块多好的庄园呀，如果迫不得已，我们可以将它抵押出去，筹齐税款。”

“斯佳丽小姐，你并不傻，可有时讲起话来却傻乎乎的。你现在要向谁去抵押这个庄园，向谁借钱呢？除了那些想从你手上夺走塔拉庄园的提包党人。是的，大家都有土地，而且每块土地都如此的贫瘠而不稳当，你又怎能将土地抵押给谁呢？”

“那北佬还留给我一对钻石耳坠，我们可以拿去卖。”

“斯佳丽小姐，这一带谁还有钱买耳坠呢！人们连买肋肉的钱都掏不出，更别提什么首饰了。你有十个金大洋，我敢说已经比大多数人富有了。”

他们再次沉默了，而斯佳丽觉得她正拿头撞石壁。这一年来的碰壁竟是这么多啊！

“我们该怎么办，斯佳丽小姐？”

“我不知道，”她茫然，觉得好像一切与她无关。她再次重重地碰壁，忽然之间，她觉得好累，累得连骨头都疼了。为什么她要拼命工作，苦苦挣扎而把自己累得筋疲力竭了呢？而每一番挣扎之后，似乎都只有失败在等着她嘲弄她。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喃喃道，“但千万不要让爸知道，他要发怒的。”

“我不会的。”

“你告诉过别的什么人吗？”

“没有，我一知道这消息，便直接来找你。”

是同，她想，无论是谁，只要一听到坏消息准是直接来找她的。她觉得疲倦极了。

“威尔克斯先生在哪里？或许他会有办法。”

威尔温和地凝视着她，她可以感到，就像阿希礼刚回家那天一样，他是洞悉一切的。

“刚才我控马时听得他在果园里劈栅栏杆儿的斧子声。可他的钱未必能多过我们吧。”

“但我去和他商量商量总是可以的吧，你说呢？”她语气尖酸，一面踢开裹着脚蹻的几片旧棉絮，站了起来。

威尔并不生气，仍旧在炉火前搓着双手，“最好披上围巾，斯佳丽小姐，外面可冷了！”

但她没披围巾就出去了，围巾在楼上，而她只想见阿希礼，告诉这麻烦事，她的心思是如此的急迫。

若是她能发现阿希礼独个儿在那儿该有多好啊！从他回来以后，她还从来没有和他说过一句体己话呢！家里人老是围着他，而玫兰妮总伴在他身侧，不时摩挲着他的衣袖，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确信他真在那儿。斯佳丽一见她那种小鸟依人的样子便妒火中烧，虽然曾一度她以为阿希礼已阵亡，她内心这种情绪也稍稍平息几个月。现在她决计单独见阿希礼，这回没有人可以阻止她单独和他谈话了。

她俯身从枯枝下穿过果园，树下潮湿的野草打湿了她的双脚。她隐约听见斧子声，那是阿希礼正将从沼泽地运回的圆木劈成栅栏杆。要把北佬恣意烧毁的栅栏修复真是件费时的苦事，每件事都是如此的艰辛、费时，她疲倦地想，她简直是烦透了。要是阿希礼是她的丈夫，而不是玫兰妮的，那该多好啊！那她就可以奔过去，把头伏在他的肩膀上大哭一场，将一身的重担全都托付给他。

她绕过那片在寒风中摇曳着枯枝的石榴树，便见他奇着斧子用手背抹着额头。他穿着一条破旧不堪的胡桃色的裤子，上身套件杰拉尔德的衬衣，在家境好时，杰拉尔德只在开庭日或赴野宴时才穿的，如今这打着褶边的衬衫穿在阿希礼身上实在太短了。他把外套挂在树杈上，干起活儿来太热了。她走过来时，他正站着休息。

她眼见阿希礼衣衫褴褛，手持斧头干活，一股怜爱与怨尤之情油然而生。她的阿希礼曾是娇生惯养，养尊处优的，如今她实在不愿见他狼狽不堪地苦干的样儿。他的双手天生不是干活的，他生来就该穿呢料子和精细的亚麻布。他命中注定该在大厅里和体面的宾客们高谈阔论，弹琴，写些风花雪月的东西。



相关链接

201. 斯佳丽的手
缓缓地抚着肚皮。那当然，她怎么这么笨啊？她喉中发出几声怪笑。哪有什么文书规定瑞特·巴特勒放弃他的骨肉啊？他完全可以撤消离婚，从全部档案里一笔勾销。瑞特什么事都办得到。他会再次证明这点的。南卡罗来纳州是不准离婚的，除非瑞特·巴特勒下定决心非离不可。

她可以眼看自己的孩子围着麻布袋作的围裙，女孩穿着脏兮兮的旧方格布衫而不心疼，也可以忍受威尔比任何苦力更加辛苦的劳作，却不忍心阿希礼受这种折磨。他太温文儒雅了，而且对她来说，太珍贵了。她宁愿自己去劈木头，也不愿看他干这种活儿而心痛难当。

“人们说在亚伯·林肯也是劈柁栏杆出身的，”他见她走近便这么说道，“想想，我将来也会飞黄腾达的哩！”

她皱了皱眉头。在谈论这艰苦的时候他总喜欢这样轻描淡写。在她看来这些事都非常严重，因而对于他说的这种话，有时她忍不住要发火。

她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威尔得来的消息，说着便觉得心里轻松不少。他当然会提出有益的建议，可他却一声不吭，见着她全身发抖，便取下外衣披在她肩上。

“嗯，”她最后说道，“你说我们是不是该上哪儿弄笔钱呢？”

“是啊，”他说，“但上哪儿去弄？”

“我在问你呢！”她有点儿恼火地答道，那种卸下重负的感觉已消失殆尽。即使帮不上忙，为什么连几句宽心话也不会说呢？哪怕只是，“哦，我听了真难过”也好。

他微微一笑。

“我回来已经有几个月了，我只听说瑞德·巴特勒这个人真正有些钱。”他说。

上周佩蒂·巴特姑妈曾写信来给琼兰妮，说瑞德已带着一辆马车和两匹骏马回亚特兰大来了，满口袋的钞票。但她估计这些钱一定来路不正。佩蒂姑妈推测瑞德卷走了南部邦联国库里的一笔秘密巨款，亚特兰大大部分人也有同感。

“不要再谈他了，”斯佳丽打断他的话。“他可是个最卑劣下流的家伙！可我们该怎么办呢？”

阿希礼放下斧子，往别处望去，他的目光似乎飘忽到那遥不可及的他乡，她永不能随之而去。

“我想”他说，“我想现在不只是我们在塔拉的人不知将来该怎么办，就是整个南方的人也不知将来会怎样的。”

她真想立刻气冲冲地嚷道：“全南方的人，让他们见鬼去吧！只是我们该怎么办？”但她什么也没说，因为那种疲倦的感觉重又袭上心头，牢牢地控制着她。阿希礼竟是一点儿也没帮不上忙。

“将来会怎样？只要看历史上一种文明毁灭之后所发生的事你便明白了。有头脑、有勇气的人才能熬过浩劫而没头脑和勇气的，往往都惨遭淘汰。能亲眼目睹一下众神的末日^①，即使令人不怎么舒服，却毕竟还是很有趣的。”

“目睹——又什么？”

“众神的末日。不幸的是我们南方人从不认为自己是神呢！”

① Götterdämmerung：为德语，意为世界诸神在与罪恶势力决战中遭到毁灭。

“看在上帝的份上，阿希礼·威尔克斯！不要站在这儿对我说这些废话了，如今该轮到我被淘汰了！”

她愈来愈强烈的疲倦感似乎刺痛了他的心，把他从漫无边际的联想中唤了回来，他温柔地握住她的手，将手掌翻了过来，凝视着她手上的茧子。

“这是我此生中见过的最美的一双手，”他说着，一面在两个手掌上轻吻着。“它们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们强壮，而每一个老茧就是一块奖牌。斯佳丽，每一个血泡都诉说着你的勇敢和无私。这双手是为了我们才变得这么粗糙——为了你的父亲，你的妹妹，为了玫兰妮和她的孩子，为了那些黑人，还有为我。亲爱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这儿站着个不切实际的傻瓜，蔑视是关于那死了的神灵的蠢话，而置活着的人的危险不顾。’你是这么想的吗？”

她点了点头，期望这一生也都能这么握着她的手，而他放开了。

“你来找我，是希望我能帮助你。可我实在帮不上忙呀！”

他看着斧子和那堆木头，眼中一片酸楚。

“我的家毁了，钱也完了，而这些钱我总以为理所当然的是属于我的，而我却从没真正意识到。我在这世上已毫无用处了，因为我所属于的那个世界已经坍塌了。我无法帮你了，斯佳丽，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做个笨手笨脚的农夫，而即便是这样，我也无法帮你保住塔拉。我们一家现在全靠你的周济生活——哦，是的，斯佳丽，全靠你的周济，难道我不明白我们所处的境况的艰难吗？我这辈子也无法报答你为我所作的一切，我知道你所作的都出自你一片好心。这种情形我一天一天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了，而且我更是一天一天认识到对于降临到我们头上那些困苦，我真是束手无策——每天我那可悲的逃避现实的习性使得我更难于面对新的现实。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她点了点头。她虽然不能全然明白他的意思，却只是敛声静气地听着。她还是第一次听他讲真心话，表面上他依旧疏远着她，她忽然激动起来，仿佛可以洞悉他的真情。

“不愿意正视那赤裸裸的现实是最可悲的，战争以前，生活对我来说就像映在窗帘上的影子那般不真实，而我宁愿它是那样，我不喜欢事物的轮廓太过分明，我喜欢它模糊些，如蒙薄雾。”

他顿了一下，淡淡一笑，一阵冷风刮过他单薄的衬衫，他不觉微微一抖。

“换句话说，斯佳丽，我是个懦夫。”

他所说的那些影子呀，模糊的轮廓呀，她只是懵懵懂懂的，而最后那句话她是懂得的。她知道这并不是真话。他身上并没有懦弱性。他颀长的身躯的每一线条都显示着他是几代骁勇豪杰的后裔，而斯佳丽也深知他此次战争的功绩。

“但是你不可以这么说！难道一个懦夫会在葛底斯堡爬上大炮去重振士兵们的士气？难道将军会亲自致函玫兰妮谈一个懦夫的事迹吗？难道——”

“那不能算勇气，”他疲倦地说，“战争好比香槟酒，它能麻醉勇者，更能麻醉懦夫。在战场上任何傻子也会变得勇敢，因为他不勇敢起来便没命了。我谈的是另一码事。而且我这种懦



相关链接

202. 疼痛是小事

斯佳丽提醒自己，痛总是会痛，也总是这么痛。只是我忘记了有多痛罢了。过一阵子我就又会习惯了。我不伤到小孩。以往每次怀孕，能穿紧身裙我就穿，况且此刻肚里的小生命连十个星期都还不到呢！我一定要把衣服穿上去，一定要穿上去。就算要我的命，明天也要赶上那班火车。

弱性比我回头听到枪炮声就想逃跑更糟。”

他缓缓地深深地诉说着，仿佛他说时阵阵心痛，又仿佛他只远远地观望，伤心地听着自己所说的一切。要是换了别人，斯佳丽难怪会以为他所说的一切只不过是假装谦虚而博取别人的赞赏。但阿希礼似乎真这么想，他眼里流露出一一种令他困惑的神情——不是恐惧，也不是歉疚，是一种无法避免，难以抗拒的过分压抑的心情。一阵寒风掠过她潮湿的脚踝。她忍不住又打了个寒战，而这回的发颤与其说是因了这风，不如说是听了他那绝望的话语导致的。

“但是，阿希礼，你到底害怕什么？”

“哦，是些无以名状的东西。那些说出来十分可笑的事。大部分在于生活蓦地变得太现实了，所有的一切都通到眼前，让你不得不去面对。不是说我不乐意在这儿劈木头，只是我想不通这到底有什么意义。的确，我无法忍受我过去所挚爱的生活的美如今已消失殆尽。斯佳丽，战前的生活是多么美妙！像古希腊的一件艺术品那般匀称、圆满无瑕、充满魅力。或许对每个人来说并非都是这样，我到现在才知道。但对我来说，生活在十二橡树庄园是那般的怡然、惬意。我是属于那儿的生活的，我是那种生活的一部分。而今一切都已逝去，而我在这种新的生活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真的很怕。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以前看的是一出影子戏。我曾不断回避那些非虚无缥缈的东西，无论是人，还是情境，它们太过真实，太富有生气，我都要极力回避。我不愿它们侵入我的生活。斯佳丽，我也极力逃避你，因为你太生机勃勃，太真实了，而懦弱的我只能去找寻阴影和梦幻了。”

“但是——但是——玫妮呢？”

“玫妮便是一个最温柔的梦想，是我梦境的一部分。假若不是这场战争，我本可以恬然地陶醉于十二橡树庄园的生活中，悠然地看时光流逝而游离真实的生活之外。但战火一经燃起，生活就真切地逼到眼前。我首次参战，——你记得那是在布卢伦河——我亲眼目睹儿时的伙伴被炸得粉碎，垂死的战马在那里哀鸣，而我一开枪便有人中弹倒地，血肉横飞。但是斯佳丽，这还不是战争中最糟糕的事情。最糟的是那些我不得不和他们一道儿生活的人。”

“我一生总是自我封闭，就连交友也极为谨慎。但这场战争让我明白过去是我自己营造了一个世界，而其中都是些梦中人。它虽让我懂得真正的人是什么样的，却没教会我如何同他们相处。而且我担心我这辈子都学不会。现在我已明白，为了供养妻儿，我非得在那个与我全然不同的人的世界中摸索前行。而你，斯佳丽，抓住生活的双角，让它顺从你的意志。而我也在这世上还有何立身之地呢？我告诉你我怕的就是这个。”

他低低地，缓缓地，茫然地独自诉说着，斯佳丽自是无法明了他的情感，只是时不时地攫住一些词，极力想去把握它的含义。无奈它们如野鸟从她手里挣脱飞远了。一定有什么东西在背后驱使他，像一条残酷的鞭子在逼迫着他，而她始终不懂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斯佳丽，我不知道我何时明白我那出影子戏已经落幕而黯然神伤的。或许是在布卢伦河一役，当我目睹我开枪打死的第一个人轰然倒地最初五分钟里吧！总之，那件事已经结束

了，我再也不能当个旁观者了。不，我忽然觉得自己登上了舞台，成了个演员，在那儿故作姿态，摆出些徒劳无益的姿势。我的小小的心内世界陡然消失，已被那些思想与我格格不入的人占据了，而他们的行为犹如霍屯督人^①那么陌生。他们正用污秽的脚肆意践踏我的小天地，以至于在情况恶劣到无法忍受时我也无处藏身。在监狱中，我曾想：“战争结束后，我就可以像昔日般生活，做我的旧梦，欣赏那往日的影子戏。”可是，斯佳丽，我现在回不去了。而且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比战争时期还要恶劣，比在监狱里还要残酷——而对我来说，是比死还要恐怖……所以，斯佳丽，你知道的，我上受这种恐惧感的折磨呢！”

“但是，阿希礼，”她犹如在层层迷雾中挣脱出来，开口说道：“如果你害怕我们会挨饿，那——那——哎，阿希礼，我们总会想出些办法来的！我知道我们会的！”

一时间，他回过神来注视着她的双眸，那双灰色的晶莹的大眼睛充满钦佩之色。但忽然，他的眼神又飘忽起来，她的心随之沉，很快就明白他想的并非挨饿的问题。他们常常像是在用各自的语言交谈的两个人。她爱他至深，所以每当像现在这样移开目光，她总觉得恍如一轮湿热的太阳蓦然沉落，只遗下了她在黄昏的寒雾中瑟瑟发抖。她想搂住他的肩将他拥入怀中，让他明白自己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他书中所读或梦里所见的某种东西。她多么渴盼那种和他心心相印的感觉，自他从欧洲回来，在塔拉庄园的台阶上抬头微笑的那一瞬起，她就这么想着。

“挨饿的滋味并不好受，”他说，“我挨过饿，所以我知道，可我并不怕挨饿。我害怕生活已褪去往昔的那种恬适悠然，而我却不得不面对这种生活。”

斯佳丽绝望地想道，玫兰妮会懂他的意思。玫兰妮总能和他谈起这些傻里傻气的话，诗歌呀，书籍呀，梦幻呀，月色与星尘等等。他并不害怕他所惧怕的东西，他不怕饥肠辘辘，不怕冷风侵袭，更不怕被人放逐出塔拉庄园。而他所恐惧的却是那些从不知晓更无法预知的东西。因为，在这历经劫难后的世界里，除了受冻挨饿和失去家园，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而且她以为只要自己仔细倾听，便知道她如何回答阿希礼的。

“哦！”她说道，语调中那失望的口吻，便如一个孩子打开个包装精美的包裹才发现它空如也一般。听得她如此失望，他凝望地一笑，像是表达歉意似的。

“原谅我这么说，斯佳丽，你不懂得恐惧的含义，所以我无法让你明白。你拥有狮子般的勇气，却丝毫没有想像力，我真羡慕你有这两种品性。你从不正视现实，也从不像我这样去逃避现实。”

“逃避！”

仿佛这个词才是他所说的惟一能懂得字眼！像她一样，阿希礼也厌倦了苦而奋斗而想逃避。念及此，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哦，阿希礼，”她嚷道，“你错了。我也想逃避呀！我对这一切厌倦极了！”

① 霍屯督人为西南非洲一个游牧民族。



相关链接

203. 斯佳丽默默

坐在前往马林加的马车里，在开往高尔韦的火车上也一语不发。布莉获虽然紧张得说不出话，但在她容光焕发的脸蛋和如痴如醉的大眼睛流露出兴奋的喜悦。她活了十五岁，还不曾走出离家十英里的地面呢。

也扬起眉毛，难以置信，她却将一只滚烫而迫切的手放在他臂膀上。

“听我说，”她急切地开始说着，滔滔不绝地倾诉着，“我告诉你，我对这一切厌倦透了。我简直要累垮了，我再也无法忍受了。为了吃饱，为了钱，我拼死累活地干，我要除草、翻地、摘棉花，甚至还犁地，我简直一刻也受不了了。我告诉你，阿希礼，南方已经完了！全完了！已经让那些北佬，解放了的黑鬼和提包党人霸占了，我们已无处立足了。阿希礼我们一起逃吧！”他低头凝视着她，发现她的脸红得发烧。

“是的，我们逃走吧——丢下他们逃走吧！再为他们拼命下去我会受不住的。自然有人会来照顾他们的。那些自己照顾不了自己的人总会有人来管的。哦，阿希礼，我们走吧——就我和你。我们可以去墨西哥——墨西哥军队正招军官，我们在那儿一定会很快活的。我可以为你干活，阿希礼，我什么事都会替你做。你明白你是不爱玫兰妮的——”

他压抑着自己的情感，刚想开口说话却被她滔滔不绝的诉说打断了。

“那天你曾说过，你爱她不如爱我的——哦，你该记得那一天吧！我知道你一直没有变心，我知道你不会变的！而你刚才说她只不过是梦罢了——哦，阿希礼，我们走吧！我一定会让你快乐无比。无论如何，”她狠狠心又说道，“玫兰妮不能使你快乐——万丹医生说她再不能生了，我是可以给你生——”

他的双手紧紧抓住她的肩膀，抓得她生疼，她这才停了下来，却依旧气喘吁吁的。

“我们得忘掉在十二橡树庄园的那一天。”

“你说我忘掉吗？你自己已经忘记了吗？你能坦白说你不再爱我吗？”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急促地回答。

“不，我不爱你。”

“你在撒谎。”

“就算是谎言，”阿希礼的语调平静得可怕，“那也是不容讨论的事了。”

“你是说——”

“就算我不喜欢玫兰妮和孩子，我能丢下他们不管而一走了之吗？我能让玫兰妮心碎吗？能让她们靠朋友的周济生活吗？斯佳丽，你疯了？难道你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吗？你能丢下你爸爸和两个妹妹不管吗？你得对他们负责，就像我必须对玫兰妮和小博负责一样。无论你觉得怎样疲倦，只要他们在这儿，你就得撑下去。”

“我是能丢下他们的——他们让我烦透了——让我厌倦极了——”

他俯身靠近她，刹那间，她怦然心动以为他会拥她入怀。但是不，他只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臂膀，像抚慰孩子似地说起话来。

“我知道你又累又乏，所以你会这么说。你肩负着三个男人才能挑起重任。不过我一定会帮助你的——我不会总这样笨拙下去的——”

“你要帮我只有一个办法，”她呆呆地说道，“就是带我离开这儿，我们到别处重新开始，寻找得到幸福的机会。这里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留恋了。”

“没有什么，”他平静地说，“没有什么——除了名誉。”

她怀着一腔压抑的热望望着他，仿佛初次发现他那新月般浓密的睫毛如熟透的全黄色的麦穗一般。他的头高傲地昂着在裸露的颈项上，颀长挺立的身躯显示出他的门第与尊严，即使是衣衫褴褛也掩盖不住也独有的气质。她碰上了他的目光，双眼裸露着一种企盼的神情，而他的眼神却缥缈得似灰色天空下远山中的两泓清池。

他从他的眼里看到她狂乱的梦幻和痴狂的欲望已幻灭了。

她身心俱疲，双手捧住头痛哭起来。他从未见她哭过。他从来不曾想到坚强如她的女子也会哭，一股怜惜与懊恼之情油然而生。他急忙凑上去，将她搂在怀中，让她的头贴在自己的胸口上，轻柔地抚慰她，低声说：“亲爱的！我勇敢的亲爱儿——不要哭！你不能哭！”

经他这么一抚摸，他觉得她在怀中立刻起了变化，她苗条的身躯充满了狂热和魅力，她抬头望他，那双绿眼睛洋溢着温馨而炽热的光彩。一时间，肃杀的寒冬消逝了。阿希礼觉得春天又回到人间了，他又重新体验到昔日那绿意盎然，鸟语花香的春，他首心怀青春的热望过着悠哉游哉，恬然的日子。苦难的岁月逝去了，他只看见那两片鲜红的樱唇颤抖着向他凑过来，便情不自禁地吻了她。

她只觉得两耳轰鸣，仿佛将一只海螺凑在耳边听一样，在轰鸣声里，她分明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声。她的身子仿佛溶化在他的身躯里，也不知过了多久，他们就这样如胶似漆地站着，他如饥似渴地吻着她，仿佛永远没有满足似的。

猛然间，他放开了她，她觉得自己站立不住，只好抓住身边的栏杆。她抬头望他，双眼燃着爱和胜利的光芒。

“你是爱我的！你是爱我的！你说——说啊！”

他的双手依旧握着她的肩，她感觉得到他们在发抖，她喜欢这种颤抖的感觉。她热切地向他靠过去，但他轻轻地推开她，望着她，眼中已没有了那种疏远的神情，却充满了一种挣扎和绝望。

“不，”他说，“不要这样！如果你再这样，我会对你无礼的。”

她笑了，笑得那样欢畅而热烈，她忘记了时空，忘记了身边的一切，只遗了他的唇吻着她的感觉。

突然间，他抓住她的身子使劲地摇了起来，直摇得她满头乌发披散在肩上。他摇着她，好像对她——又像对自己满怀怒火一般。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他说，“告诉你我们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看来如果他再这样摇晃着她，她的脖子就要折断了。她的眼睛被披散的头发遮住了，被他摇得晕头转向了。她竭力挣脱了他，狠狠地瞪着他。他的额头已渗出细密的汗珠，他的双拳痛苦地紧握着。他那双灰色的眼睛直视着她，仿佛会看穿她。

“这全是我的错——和你不相干，不过，将来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因为我要带着坎兰妮和孩子走了。”



相关链接

“走？”她痛楚地嚷道，“哦，不，别走。”

“我非走不可！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认为经历过这样的事之后我还能留在这里吗？要是这种事再发生，那时候——”

“但是，阿希礼，你不能走。你为什么要走呢？你是爱我的——”

“你就是要我说过这句话的？好吧，我说，我爱你。”

他忽然很粗野地向她凑了过来，倒把她吓得直朝栅栏边退去。

“我爱你，爱你的勇气，爱你的顽强，爱你火一般的热情，爱你毫不容情的残酷。我愛你到什么程度？爱到我刚才几乎要毁坏这感情教我和我一家人的房子，爱到几乎忘了这世上少有的贤妻——爱到几乎就要在这泥沼里对你放屁，把你当作一个——”

她在纷乱的思绪中挣扎着，心里好似被冰刀戳了一下，又冷又痛。她断断续续地说：“如果你心里那样感觉——而你却没有对我无礼——那么你并不爱我了！”

“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使你了解的。”

他们注视着对方，默然无语。突然，斯佳丽打了个寒颤，仿佛历经长长的跋涉归来，发现周围天寒地冻，一片荒芜凄凉，她觉得冷极了。同时，她还发现阿希礼脸上重又浮现出她熟悉的冷漠的神情，夹杂着一丝凄楚与悔恨，显得分外萧瑟。

她真想掉头离开他，回到屋里躲起来，可太累了，动弹不得。就连说话也觉得疲惫不堪。

“什么都完了，”过了良久她才说道，“我什么都完了。没有什么值得我去爱，没有什么值得去奋斗了。你走了，塔拉庄园也要失去了。”

他注视着她许久，然后俯下身去从地上抓起一把红泥。

“不，你还有这些东西呢，”他说，脸上重又泛起那熟悉的微笑，像是在嘲笑自己又像是在嘲笑她，“尽管你还没有意识到，有件东西你是极爱的，爱它更甚于我，那就是你的塔拉庄园。”

他抓起也柔弱的手，将那块泥土塞在她手里，然后将她的手指紧紧合上。这时他的双手不再发烫，她的手也一样。她呆呆地望着手心里那把红泥，也不知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她望着他，恍惚间意识到他的意志是如此坚定，不是她那热情的双手可以摧毁的，就是任何一双其他的手也无法摧毁它。

即使是杀了他，他也不会放下玫兰妮的。即使他全死也对斯佳丽怀着如火的热情，他也会竭力设法和她保持距离，决不肯对她无礼的。她永远不打破那层盔甲。誓言、友情、忠诚和名誉，他看得比她重得多。

那块红泥在她手上已经冷冰冰的，她又低头看了一眼。

“是的，”她说，“我还有这件东西。”

起初，她不觉觉得阿希礼的话有丝毫意义，觉得那块泥土不过是红泥而已。但她猛然想起塔拉周围绵延不断的红土地来，对她来说，它是如此地珍贵，她费了多大的劲才把它保存下

204. “这儿有一

封你的信，斯佳丽。”科拉姆将蓝信封放在斯佳丽手上，找到斯蒂芬写的信，就拆开来。他才看了几行，就听到一声又尖又长的哀叫，顿时觉得什么东西沉沉地滑倒在他身上。他还没来得及伸出手臂，斯佳丽已倒在他脚边。蓝信封和薄信笺先在他软绵绵的手中咣咣咣颤动，随即被风吹走，在鹅卵石地面上四散飞走。科拉姆扶起斯佳丽双肩，摸着她颈前的脉搏，布莉芬就去追寻信纸。

来——而为了今后要保存它，她又该如何艰苦地去奋斗。她又望了望他，心内一片迷惑，刚才那炽热的情感已消失无踪了。她可以思考，却毫无感觉了，对于阿希礼、对洛拉庄园，她所有的激情都已枯竭了。

“你不必走，”她清楚地说，“我不会让你们挨饿的，就算我是为你昏了头罢。但今天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说完她转身就走，穿过高低不平的田野朝屋子里走去，边走边将她披散的头发打成发髻贴在脖子后。阿希礼目送着她离去，看她一路走着，将两只纤弱的肩膀挺得高高的。这一姿势比她所说的任何话都令他刻骨铭心。



第三十二章

205. 科拉姆向

他道了谢，付过医药费，目送他出了门。这才重重在灯座边的椅子上坐下，头埋在双掌中。烦心的事太多了，他担心斯佳丽·奥哈拉是否真能再“好起来”。满是皱痕、湿迹斑斑的信纸散在桌上，信纸中央粘着一张剪报，写着：“昨晚，安妮·汉普顿小姐与瑞特·巴特勒先生假座南部邦联孤儿寡妇之家举行婚礼，结为夫妇。”

她走上门前的台阶时手里依旧攥着那团红泥。她故意避开不后门走，因为嬷嬷眼尖，一定会看出她的破绽来。斯佳丽不愿碰见嬷嬷，任何人她都不想看。她觉得没有勇气去面对任何人，更没有心情和谁谈话。她现在并不感到羞愧，也不觉得失望或痛苦。只觉得双膝无力，内心异常空虚。她将手中的那团红泥使劲儿地捏着，直捏得它从攥紧的拳头缝里挤了出来。她像鹦鹉一般一遍又一遍地自语道：“我还有这个。对，我还有这个。”

现在她除了这片红土地之外已是一无所有，的确，是一无所有了。可就在几分钟前，她曾想将这片红土地像一块破手帕似地遗弃掉呢！现在，她又觉得这片红土地是如此珍贵，她怔怔地想，刚才不知是中了什么邪，居然把它看得分文不值呢！尚使阿希礼答应了她，她一定会义无反顾地抛下这儿的亲人与朋友随他一同逃走。但是，即使在她心灵极度空虚时，她也明白要她离开这片至爱的红色山冈，那流水潺潺的溪谷和那片黑黝黝瘦削的松林，一定会让她心碎的。她一定会魂牵梦萦地思念这片土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即使是阿希礼也无法弥补失去塔拉在她心中留下的遗憾。阿希礼是多么聪明，多么深刻地了解她啊！他只是一团湿土塞在她手里，就立刻使她头脑清醒了。

她在大厅里正准备关门时，忽然听到一阵马蹄声，便朝马车的方向望去。怎么偏偏在这时候来客人呢！真受不了！她想赶紧退回自己房中去装头痛。

但是，当马车驶近时，她惊得站在那儿。那是一辆崭新的马车，漆得锃亮，鞍轡也是崭新的。车身镶满亮晃晃的铜片。这无疑是个陌生人。她所认识的人当中谁也不会有钱置买这么一副奢华而崭新的装备。

她站在门边看着，穿堂风冷嗖嗖地吹起绕着她脚踝的裙裾。不一会儿，马车在房前停下了，乔纳斯·威尔克逊跳下车来。斯佳丽看见她们家从前的监工驾着这么漂亮的马车，穿着珠光宝气的外套，有些回不过神来了。威尔克逊曾对她说过，自从这家伙在黑人事务局里谋得一份新差事后，顿时阔绰起来。威尔克逊说，他诈骗黑人，或诈骗政府，或两方都骗；他还没收老百姓的棉花，据说那是邦联政府的。看来威尔克逊说得不错，在这样艰苦的岁月里，他的钱一定来路不正。

这会儿他正从那辆精致的马车跳下来，回身搂下一个女人，穿着打扮得差不多连命都豁出来了。斯佳丽一眼就看出那衣服眼碍得俗不可耐，但她有好几年没见过这么时髦的衣服，还是忍不住眼馋地细细打量一番她的打扮。呀，今年已不时兴宽裙边了，她想着，一边打

望着那套大红方格呢的长大衣。当她看到那件黑天鹅绒宽外套时，才发现如今的上衣居然这么短！瞧那帽子多俏皮啊！看来无边圆顶软帽一定过时了，因为那顶帽子只是件怪里怪气的红丝绒做的玩意儿，像块硬邦邦的大饼似的扣在那女人头上。帽带不像常见的软帽那样系在下巴颔下面，而是系在背后那束卷曲的流苏下面；那束流苏从帽子后垂挂下来，斯佳丽立刻看出那束流苏无论是颜色还是质地都和那女人的头发很不相称。

那女人下得车来，抬头向屋子方向打量了一眼。斯佳丽顿时觉得那张抹着厚厚一层粉的兔儿脸似曾相识。

“哟，原来是埃米·斯莱特里呀！”她嚷道，因为十分惊异，她忍不住提高了嗓门。

“对呀，是我，太太。”埃米一边说，一边含着一丝傲慢的微笑，扬着头走上台阶。

埃米·斯莱特里！这个僵硬的蓬头垢妇，爱伦给她的小孙种施过洗礼，而她却把伤寒传染给爱伦，送掉她的命。这个粗俗不堪、下贱的白人人渣，竟然敢浓妆艳抹地踏上塔拉庄园的台阶，她胆敢得意洋洋地满脸笑容，堂而皇之地把这宅子当成自己的。斯佳丽想起了爱伦，蓦地她空虚的内心充满了一股猛烈的怒火仿佛一场疟疾侵袭了她，震撼着她。

“不许你上这台阶来，你这下贱的婊子！”她大声嚷道，“从这儿滚出去！滚！”

埃米顿时煞了威风，她无助地瞧了乔纳斯一眼。乔纳斯虽然怒火中烧，只好皱起眉头装出一副庄严的样子。

“你不能这样对我太太说话，”他说。

“太太？”斯佳丽哈哈大笑，笑声中带着像刀一般锋利的轻蔑。“是呵，你早该娶她做老婆了。把我母亲害死后，你们再要生出小孙种来，谁来给他们施洗礼啊？”

埃米叫了声“啊”，急忙跑下台阶，但乔纳斯一把抓住她的胳膊，不让她往马车逃去。

“我们是来这儿拜访的——是来看看老朋友的，”他咆哮道，“还想和老朋友商量点儿正经事——”

“朋友？”斯佳丽的声音像条鞭子。“我们可曾有过你们这种朋友？斯莱特里一家从前全靠我们接济过日子，却以怨报德，害死我母亲——而你，你——我爸是因为你和埃米生了私生子才把你开除的，这你心知肚明。朋友？快打这儿滚出去，否则我去叫本蒂恩先生和威尔克斯先生来。”

埃米听了这番话，立即挣脱了她丈夫的手，飞快地向马车奔去，跳上车厢，她那双锃亮的饰着流苏的高帮红漆皮靴也闪露了一下。

这时乔纳斯气得浑身发抖，其愤怒的程度决不亚于斯佳丽，他那张紫色的胖脸涨得发紫，活像一只被激怒的公鸡。

“还这么神气活现，自以为了不起，是吗？我对你可是知根知底，我知道你脚上没鞋穿，我也知道你爸爸变成了白痴——”

“给我滚出去！”

“哼！我看你用这腔调叫嚷不了多久。我知道你也破产了。我知道你连税款也付不起。我